



## 第一部分

### —

壁炉上一本书的后面，点着一盏配有浅蓝色灯罩的煤油灯，书的阴影淹没了整整半个房间。在幽静的微光映照下，小圆桌和长椅子被分切成半明半暗，天鹅绒窗帘的波形皱褶排列有序，两扇窗户中间的红木衣橱的镜子泛出天蓝色的光泽。房间中洋溢着富裕人家的和谐情调，窗帘、家具和地毯的蓝颜色，在这夜阑人静之时，蕴涵着一种云雾般的朦胧温雅。窗户对面的阴影里，有一张挂着绒帐的床，黑黑的一堆，唯有床单和被单透出淡淡的白光。埃莱娜睡在床上，双手交叉，气息和缓，流露出她做母亲和守寡的安静神态。

寂静中，挂钟敲响了一点钟。四周的一切声音都已隐灭，只有远处的巴黎城区向特罗卡代罗高地送来阵阵鼾声。埃莱娜呼吸非常轻微，胸脯贞洁的曲线纹丝不动。她睡得很香很安静，容颜端正得体，一头褐发盘扎得结结实实的，脑袋向一边侧着，好像是在谛听中进入了梦乡。房间里，一扇邻室的门敞开着，墙壁上显现出一块方形的黑影。

依然没有一点声音。挂钟敲响了半点钟。在吞没整个房间的睡眠氛围里，钟摆的敲打声显得十分微弱。煤油灯在睡觉，家具在睡觉；小圆桌上，一盏熄灭了的小油灯旁边，针线活计也在睡觉。熟睡中的埃莱娜还是保持着严肃而又温良



的神情。

两点钟敲响的时候，宁静被打破了，隔壁小房间的黑暗中传出一声叹息。接着又传出衣服被子的窸窣声，随后又是一片寂静。过不多久，急促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埃莱娜一直没有动。但是，她突然间坐了起来。孩子含糊不清的痛苦呻吟惊醒了她。当她睡意朦胧地用双手捂住太阳穴时，一声暗哑的呼喊使她猛地跳下了床。

“让娜！……让娜！……你怎么啦？说呀！”她问道。

孩子没有吭声。她一边跑去拿煤油灯，一边喃喃自语：“我的上帝！她身体不舒服，我不该睡觉的。”

她急忙走进小房间，里面静悄悄的。火苗颤动的油灯只在天花板上映出了一个圆圆的小光圈。埃莱娜站在铁床旁边俯身察看，什么也看不清。后来，借着淡蓝色的微光，她看见让娜直挺挺地躺在掀开的被子中间，脑袋向后仰着，脖子强直。痉挛扭曲了孩子可怜又可爱的面孔，她睁着双眼，盯着床纬的顶端。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埃莱娜喊道，“我的上帝！她要死了！”

她放下油灯，用颤抖的双手去触摸她的女儿。脉搏摸不到，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两条小胳膊和两条小腿都绷得紧紧的。她惊恐万分，吓得都快疯了，结巴地喊道：

“我的孩子要死了！救命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来回地转着圈子，到处磕磕碰碰，不知道该上哪儿去好；后来，她又走进小房间，重新扑到铁床跟前，继续大喊救命。她把让娜抱在怀里，亲吻她的头



发，双手不停地抚摩她的身体，恳求她说话。一句话，只要说一句话。她哪儿不舒服？她是不是想喝一点那天的药水？或许新鲜空气能使她苏醒过来吧？埃莱娜固执地想要听到孩子说话。

“告诉我，让娜；哦！告诉我，我求求你！”

上帝啊！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样，突然之间，深更半夜的。天黑得一点亮光也没有。她头脑里乱成一团。她继续同女儿说话，她询问她，并替她回答。让娜是不是胃里难受？不，可能是喉咙吧。这不要紧。应该保持镇静。她努力使自己头脑清醒。但是怀抱中的女儿给她的僵硬感觉，使她的五脏六腑就像被搅动般地难受。她凝视着不停抽搐、气息奄奄的女儿；她竭力想恢复理智，抑制自己叫喊的欲望。然而，最终她还是不由自主地失声大喊起来。

她穿过餐室和厨房，喊叫道：

“罗萨莉！罗萨莉！……快，去叫医生！……孩子要死了！”

睡在厨房后面一个小房间里的女仆发出了几声惊叫。埃莱娜又急匆匆地往回跑。她急得直跺脚，身上只穿着一件睡衣，似乎感觉不到这二月夜晚的寒冷。这女仆慢吞吞的，难道要让她的女儿这样死去！其实她喊醒罗萨莉还不到一分钟。埃莱娜又穿过厨房，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心急火燎地摸索着，套上一条裙子，抓起一条披肩往肩头一甩，碰翻了一件家具，使往日那样宁静的房间充满了她的焦躁情绪。最后，她穿上拖鞋，拉开房门，跑下三层楼梯，想自己一个人去叫医生。

看门人刚把门打开，埃莱娜就跑到了街上，两耳嗡嗡作



响，头脑迷迷糊糊的。她沿着维纳兹路疾步走去，在曾给让娜看过病的博丹医生门前拉响了门铃。等了很长时间，一个女佣人才出来告诉她，医生外出接生去了。埃莱娜傻愣愣地站在人行道上。在她所住的帕锡区，别的医生她一个也不认识。她在好几条街上东张西望地乱转了一阵子，在冰冷的微风中边走边找，脚下踩着晚上刚下的小雪。女儿的形象时时出现在她的眼前，她不安地想，要是不能马上找到医生，就等于自己葬送了女儿的生命。于是，她在走回维纳兹路时，毅然拉响了一户人家的门铃。打听一下总可以吧，或许人家会告诉她一个地址。里面没有动静，她又重新拉响了门铃。散乱的头发在风中飘动，薄薄的裙子紧贴着她的两腿。

一个男仆终于出来开了门，告诉她说德贝勒医生正在睡觉。她竟在一个医生的家门口拉响了门铃，真是老天有眼，没有抛弃她！她推开仆人走了进去，嘴里反反复复地说道：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快要死了！……请叫他马上来。”

这是一个挂满帷幕的小公馆。她一边和仆人争辩，一边就走上了二楼，不管仆人怎么指责，她总是回答说孩子快要死了。走进一间房间以后，她开始静下来等候。可是，当她听到隔壁医生起床的声响，就走过去隔着房门说道：

“快一点，先生，我恳求您了……我的孩子要死了！”

穿着短上衣没系领带的医生刚一出现，她一把拉着他就走，也不让他再加什么衣服。医生一眼就认出了她。她住在邻近的房子里，是他的房客。所以，当医生让她穿过两座住宅中间的便门，从花园抄近路走的时候，她突然想起来了。

“真是的，您是医生，我知道……”她低声说道，“您瞧，我都疯了……我们走快一点。”



上楼时，她一定要让医生走在前面。即使把上帝请到家里来，她也不会表现得如此虔诚。楼上，罗萨莉守在让娜的身旁，她已点燃了小圆桌上的油灯。医生一进去就拿起油灯照着让娜察看，让娜还是四肢僵硬，呈现出痛苦的样子，只是脑袋从枕头上滑落了下来，面部的痉挛一阵紧似一阵。约莫有一分钟光景，医生紧闭着嘴唇，什么也没有说。埃莱娜一直焦急不安地注视着医生。医生觉察到了孩子母亲哀求他的目光，于是就轻声说道：

“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要让她呆在这儿。她需要新鲜空气。”

埃莱娜马上一把抱起女儿。听医生这么一说，她真想去亲吻他的双手，一股暖流涌上了她的心头。可是她刚把让娜放到自己的大床上，可怜的女儿就浑身强烈地抽搐起来。医生取下了油灯的灯罩，白色的灯光照亮了整个房间。他走过去打开一扇窗户，叫罗萨莉把床从帐幕里拉出来。埃莱娜又开始不安起来，嗫嚅道：

“先生，她快死了吧！……您看，您看呀！……我都认不出她来了！”

医生没有答话，只是用专注的目光观察着病情。然后他说：

“您到床的那一边去，按住她的手，别让她抓伤自己……噢，轻一点，不要太使劲……您不用担心，这种发作一阵子就会过去的。”

他们两人弯腰俯身一人按手一人按脚，让娜的四肢突然震颤了几次以后慢慢地松弛了。医生扣好上衣纽扣遮住了光脖子。埃莱娜肩膀上还是裹着那条披肩。让娜在挣扎时，拉



开了披肩的一角，扯开了上衣领口的钮扣。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觉察到，谁也没有注意自己。

这时候，痉挛平息了下来。让娜显得极度虚弱。医生虽然对埃莱娜说病情会逐渐好转，请她放心，可自己还是提心吊胆的。他一直盯着病人看，后来向站在床头的埃莱娜提了几个简短的问题。

“小孩有多大了？”

“十一岁半，先生。”

接着是一阵沉默。医生摇了摇头，俯身翻开让娜闭着的眼皮，观察了一下粘膜。他又继续发问，并没有抬眼去看埃莱娜。

“她小时候抽过风吗？”

“是的，先生，不过这种毛病到六岁左右就消失了……她身体很弱。有好几天了，我发现她不舒服。她一会儿抽筋，一会儿又神志不清。”

“您知不知道您的家族里有人患过精神病吗？”

“不清楚……我母亲是得肺病死的。”

她支支吾吾地回答道，因为她心里有一种羞耻感，不愿意说出外祖母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她历代祖辈的命运都很悲惨。

“当心，”医生赶忙提醒她，“她又要犯病了。”

让娜睁开了眼睛。她神情迷茫地向周围扫了一眼，一句话也不说。随后，目光忽地变得呆滞无神，上身向后仰倒，四肢直挺挺地张开，脸涨得通红。突然间，脸色变得苍白，一点血色也没有，痉挛又发作了。

“不要放开她，”医生说，“把她另一只手按住。”



他向进来时在上面放了一只小药箱的小圆桌跑过去，取了一小瓶药水拿来给让娜吸。可是，让娜仿佛被狠狠抽了一鞭子似的，浑身剧烈抖动，挣脱了母亲的手。

“不，不，乙醚不行！”埃莱娜闻到了气味大声喊道，“乙醚会使她发疯的。”

他们两人费了好大劲才勉强按住让娜。她抽搐得很厉害，脚跟和颈背把躯干顶起来弓成了两半。接着，身子又掉落下来，猛烈的震颤不时把她抛向床的边沿。她紧握拳头，大拇指向拳心扣着，时而又松开拳头张开手指，像是要在空中逮住什么东西拧绞一样。她的手碰到了母亲的披肩，就一把抓住不放。而使埃莱娜最痛苦的是，正如她所说的，她已认不出自己的女儿了。她那面孔十分温柔的小天使，此刻已面目全非，两眼深深地陷在眼眶里，露出青白色的暗光。

“您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求求您，”埃莱娜轻声说道，“我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先生。”

她刚想起从前住在马赛的时候，一位女邻居的女儿就是犯这种毛病窒息而死的。或许医生是为了宽慰她而在骗她吧。每一秒钟，她都认为自己脸上感受到的气息是让娜的最后一口气，而让娜断断续续的呼吸确实渐渐停止了。怜悯和恐惧使她烦乱不安，她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掀掉被子的女儿身上。

这时候医生用他柔软细长的手指，在孩子的脖子下部反复挤压。痉挛终于减轻了。四肢缓慢地动了几下以后，让娜有气无力地瘫倒在床中央，身体平躺两臂张开，垫着枕头的脑袋俯在胸前，简直和儿时的耶稣一模一样。埃莱娜弯下腰，在女儿的前额亲吻了很长时间。



“完了吧？”她低声问道。“您看她还会再发作吗？”

医生做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手势，回答道：

“不管怎样，再要发作也不会这么厉害了。”

他向罗萨莉要了一只玻璃杯和一瓶水。他倒了半杯水，又取出两小瓶药水往里滴了几滴，埃莱娜帮他扶起孩子的头，他在孩子紧闭的牙齿中间倒进一匙配好的药水。油灯白色的火苗燃得旺旺的，照亮了家具被撞得东倒西歪的房间。埃莱娜睡觉前扔在椅背上的衣服滑落在地毯上。医生踩到了一件胸衣，为了不再踩到它，他把它拣了起来。凌乱的床铺和散乱的衣服散发出一股马鞭草的清香。一个女人的秘密突然展示在了外人的面前。医生亲自去找脸盆，把毛巾浸湿后敷在让娜的太阳穴上。

“夫人，您要着凉了，”冷得发抖的罗萨莉说，“要不要把窗户关上……空气太冷了。”

“不，不，”埃莱娜喊道，“让窗户开着……不是吗，先生！”

一阵阵小风吹进来，鼓起了窗帘，但她毫无感觉。披肩已完全从她肩头滑落，胸脯的上部裸露在外。头上的发髻也散开了，蓬乱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际。为了动作更加麻利，她挽起袖子露着胳膊，她忘记了一切，一心只想着要救活女儿。她面前的医生更是忙个不停，也想不到自己敞开的上衣和被让娜撕坏的衣领。

“把她稍微抬起来一点，”他说，“不，不是这样……您把手伸给我。”

他握住她的手，把它放到孩子的头底下，给孩子喂了一勺药水。然后，他又把她叫到自己身边。他把她当作助手来





使用。她看到女儿好像安静一些了，于是便虔诚地听从医生的吩咐。

“过来……您用肩膀支着她的头，我给她听诊一下。”

埃莱娜按他说的做了。他俯在埃莱娜身上，把耳朵贴近让娜的胸口。他的面颊轻触到埃莱娜裸露的肩膀，在他诊听孩子的心脏时，说不定能听到母亲心跳的声音。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他的鼻息遇上了埃莱娜的鼻息。

“心脏没有什么问题。”他平静地说，埃莱娜听了十分高兴。“让她重新躺下，不要再打扰她了。”

可是过不多久让娜又犯病了，这一次的病情要轻得多了。她嘴里吐出几句断断续续的话语。后来又发作了两次，间隔的时间都不长。孩子陷入了极度的衰竭之中，医生重新显得不安起来。他把孩子的头垫得高高的，把被子一直拉到她的下巴底下，他呆在旁边守了大约一个钟头，好像在等着听到她正常的呼吸声。在床的另一边，埃莱娜也在等待着，一动也不动。

让娜的脸上逐渐显出了平静的神态。煤油灯金黄色的光亮照着她。她的面孔恢复成了可爱的椭圆形，纤细优雅，宛如一头小山羊。她闭着的漂亮眼睛，那层宽宽的青色的半透明眼皮，透过它仿佛可以看到她那忧郁的目光。清秀的鼻子轻轻地呼吸着，略微显大的嘴巴露出淡淡的微笑。她就这样静静地睡在那里，头后身下衬着一大片乌黑的长发。

“这一次总算结束了。”医生轻声说。

他转身整理药瓶准备回去。埃莱娜走近他，用哀求的口气喃喃地说：

“哦！先生，请不要离开我。再等几分钟吧，如果再发



作的话……多亏您救了她。”

医生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无需再担心了。然而，为了使埃莱娜放心，他还是留了下来。埃莱娜已让罗萨莉去睡觉了。不久，天色渐渐放明，光线柔和灰暗，四周屋顶上覆盖着白雪。医生走过去关上窗户。一片寂静之中，他们两人只是偶尔低声交谈几句。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她的病并不严重。”他说。“不过，像她这样的年龄，必须精心照顾才行……尤其要注意，一定要让她的生活过得平稳、高兴，不要有什么波动。”

过了一会儿，埃莱娜说：

“她太娇弱，太神经过敏了……我有时候控制不了她。为了一点小事，她就会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快乐或悲伤，让我提心吊胆的……她非常爱我，而且还带有嫉妒心，我如果去抚摩另一个孩子，她就会伤心痛哭。”

医生摇了摇头说：

“是啊，是啊，娇弱、神经过敏、嫉妒……平时给她看病的是博丹医生，是不是？我要和他谈一谈您女儿的病情。我们会确定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您女儿正处于女性的健康定型期。”

埃莱娜见他如此尽心，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啊！先生，让您这么费心劳神，真是太感谢了！”

埃莱娜情不自禁地提高了说话的声音，因为害怕吵醒了让娜，她马上走过去俯在床上察看。孩子仍然安睡着，脸色粉红粉红的，嘴唇上挂着淡淡的微笑。宁静的房间里，飘浮着一种倦怠的气氛。帷幕、家具和散乱的衣服也仿佛在宽心地沉睡。一切都在休息，一切都沉浸在两扇窗户透进来的熹



微晨光中。

埃莱娜重新站到大床靠里的一边，医生则站在床的另一边。让娜在他们两人中间静静地睡着，发出轻微的呼吸。

“她父亲在世时常常生病，”埃莱娜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我的身体一向很好。”

直到现在还没有注视过她的医生抬起了眼睛，看到她那样健康强壮，忍不住微笑起来。埃莱娜也露出了温柔平静的笑容。她健康的身体使她感到十分幸福。

医生的目光一直盯着她看。他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端庄的美人。她个子高大，身段优美，活似长着褐色头发的朱诺<sup>①</sup>，而且头发上还泛着金黄色的光泽。当她慢慢转过头去的时候，她的侧影宛如一尊庄重纯正的塑像。两只灰色的眼睛和一口洁白的牙齿使她脸上容光焕发。圆圆的下巴流露出明理坚定的神态。但是最使医生惊叹的，是这位母亲绝妙的裸体。披肩已从她肩头滑落，酥胸袒露在外，两条胳膊也是光溜溜的。一根粗粗的金褐色发辫沿肩垂下，消失在隆起的乳房中间。然而，即使是那条没有系好的皱巴巴的短裙，也显示出她端庄高傲的气质，使她在医生渐趋慌乱的目光注视下，仍然显得那样贞洁无邪。

埃莱娜也在端详德贝勒医生。他是一个35岁的男子，脸上胡须剃得光光的，机智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在向他凝视之时，她也发现他的脖颈是赤裸着的。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让娜在中间安静地睡在床上。他们之间的间隔，刚才还是巨大的，现在却好像缩短了。孩子发出的呼吸声非常

① 朱诺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掌管婚姻和生育，是妇女的保护神。



轻细。这时，埃莱娜用手慢慢拉上披肩遮住肩膀，医生也扣好了上衣领扣。

“妈妈，妈妈。”让娜在睡梦里轻声喊道。

她醒过来了。当她睁开眼睛看见医生时，显出了不安的神情。

“这是谁？这是谁？”她问道。

母亲俯身亲吻着她说：

“睡吧，我的宝贝，你刚才有点不舒服……这是一位朋友。”

孩子好像感到很惊讶。她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不一会儿，她又昏昏入睡，嘴里还一边细声细语道：

“哦！我要睡觉觉了！……晚安，好妈妈……如果他是你的朋友，那他也是我的朋友。”

医生已收拾好药箱。他默默地向埃莱娜点头致礼，随后退了出去。埃莱娜听了一会儿孩子的呼吸，然后坐在床沿上，目光茫然若失，头脑昏昏沉沉的，全然忘掉了自己。油灯仍然点着，灯光在窗户射进来的明亮光线中越来越暗淡了。

## 二

第二天，埃莱娜认为应该去向德贝勒医生道谢。想到昨晚用生硬的方式强迫医生跟她走，医生在让娜身边熬了整整一夜，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而且在她看来，这种服务已超出一个医生普通的出诊范围。然而，她迟疑了两天，因为她厌恶这种做法，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原由。可是越是犹



豫，心里就越是放不下医生。一天早上，她偶然遇见医生，却像孩子似的躲了起来。事后她对自己的胆怯行为深感气恼。她那平静和正直的性格容不得这种纷乱的心绪闯入她的生活。因此她决定当天就去向医生道谢。

孩子发病的时间是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的晚上，现在已是星期六了。让娜已完全恢复健康。后来心急慌忙赶来看病的博丹医生，曾谈起过德贝勒医生，言谈之中满含着本区一位可怜的老医生对一位年轻有钱又出名的同行的崇敬心情。然而他又面带狡猾的微笑叙述说，这个年轻医生的优越地位是由帕锡全区尊崇的德贝勒老爹传给他的。当儿子的只是费心继承了一百五十万法郎的家产和一批有钱的病人。博丹医生还赶忙补充说，他是一个很有本领的青年，能就小让娜的健康问题同他一起会诊，感到十分荣幸。

将近三点钟，埃莱娜领着女儿下了楼，在维纳兹大街没走几步，就在公馆门前拉响了门铃。母女两人都还穿着丧服。一个身穿制服、戴着白领带的男仆给她们开了门。埃莱娜还认得出挂着东方门帘的宽敞前厅，左右两侧的花盆架上栽满了许多鲜花。仆人领她们走进一间小客厅，里面的帷幕和家具都是灰绿色的。仆人站在一旁等着。于是埃莱娜告诉了他自己的称呼：

“格朗让夫人。”

仆人推开一间客厅的大门，这是一间以黑黄色调为主、光彩奇特的客厅；随后，他一边向后闪身一边通报：

“格朗让夫人。”

埃莱娜在门口不由地退缩了一下，因为她瞥见一位年轻的贵妇人正坐在房间另一端壁炉旁的一张不很大的长沙发



里，她那宽大的裙子把沙发占得满满的。贵妇人的对面，有一位尚未除去帽子和披肩的老妇人正在她家作客。

“对不起，”埃莱娜轻声说道，“我想来看看德贝勒医生。”

她已让女儿在前面走了进去，又突然把她的手一把拉住。在这样的场合下与这位年轻的贵妇人不期而遇，使她颇为吃惊和尴尬。为什么不事先说明要看望的是医生呢？况且她知道医生是有家室的人。

德贝勒夫人正在高声叙述一个故事的结尾，语速很快：

“噢！妙极了，真是妙极了！……她死得那么逼真！……您瞧，她就这样一把揪住胸衣，脑袋向后仰倒，脸色变得铁青……奥蕾莉小姐，说真的，您应该去看一看……”

然后她站起来一直走到门口，衣服窸窣窣发出很响的声音。她用亲切可爱的态度说道：

“请进来，夫人，请进来……我丈夫不在家……但是能见到您我很高兴，很高兴，真的……这就是那位漂亮的小姐吧，那天晚上真是受了大罪了……请吧，请坐一会儿。”

埃莱娜只好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让娜则怯生生地坐在另一把椅子的边沿。德贝勒夫人又重新坐回自己的小沙发，甜甜地笑着说：

“今天是星期六，是我接待客人的日子……这一天，皮埃尔可以把什么人都领进来。有一次，他竟带来了一个生痛风病的上校。”

“朱丽叶，您简直是疯了！”奥蕾莉老小姐轻叹道，她是看着朱丽叶出生的一位穷朋友。

趁着短暂的沉默，埃莱娜看了一眼富丽堂皇的客厅，黑



黄相间的帷幕和椅子沙发像行星般光灿灿的令人目眩。壁炉上、钢琴上、桌子上盛开着一盆盆鲜花；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玻璃照射进来，向外望去，可以看见花园里没有叶子的树木和光秃秃的地面。房间里很热，好像烧着暖气一样；壁炉里，惟一的一块木柴已烧成火炭。德贝勒太太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和牛奶般白皙的皮肤。她身材不高，胖乎乎的，动作徐缓，仪态优雅。在金黄色光芒的辉映下，她那浓密黑发下的苍白面孔镀上了一层朱红的色彩。埃莱娜确实觉得她十分可爱。

“痲挛太可怕了。”德贝勒夫人说。“我的小孩吕西安也得过这种病，不过是在很小的时候……太太，您一定担心得要命吧！现在，这小宝贝看上去总算完全好了。”

她说话时故意拖长声调，以便从旁观察埃莱娜。埃莱娜美丽的容貌使她惊奇，使她陶醉。她还从未见过如此端庄迷人的女人，那一身黑色的丧服更使她平添了几分寡妇高傲严肃的神色。德贝勒夫人的赞赏之情不由自主地反映在了她脸上的微笑之中。她和奥蕾莉小姐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两人都人痴人迷地端详起来，看得埃莱娜只好和她们一样露出微笑。

德贝勒夫人慢慢仰靠在沙发上，拿起吊在腰带上的扇子说：

“夫人，昨天您没有去看沃德维尔剧院的首场演出吗？”

“我从来不去剧院。”埃莱娜回答。

“噢！诺埃米演得太棒了，太棒了！……她死得那么逼真！……她就这样一把揪住胸衣，脑袋向后仰倒，脸色变得铁青……效果太奇妙了。”



她对这位女演员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她的演技提出了一些异议。不一会儿，她又谈起了巴黎的其他消息和传闻：某个地方办了个画展，她在那里看到了几幅出奇的油画；某个作家写了一本蹩脚透顶的小说，却有人替这本书大吹大擂；某某人有伤风化的艳遇——这一节风流趣事，她是用隐晦的话语说给奥蕾莉小姐听的。她如鱼得水般地从这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语速很快，毫不疲倦。埃莱娜对她的生活天地十分陌生，只能静坐恭听，偶尔插上一句话或是简单地回答一个问题。

客厅的门开了，仆人通报说：

“德·谢梅特夫人……蒂索夫人……”

两位穿着盛装的贵妇人走了进来。德贝勒夫人赶忙起身迎上前去；她那缀满饰物的黑绸裙长长地拖在地上，每次转身时她都要脚后跟挑一下。一时间，只听得一片快速的笛声般的对话声：

“你们真是太可爱了！……老是见不到你们……”

“您知道，我们是为彩票的事来的！”

“太好了，太好了。”

“噢！我们不能在这里坐。我们还有二十家要跑呢。”

“瞧你们的，总不至于一来就走吧。”

两位贵妇人终于在一张长沙发的边沿坐下。随之又响起了笛子般的交谈声，而且声音更尖了：

“嗯？昨天，在沃德维尔剧院。”

“哦！妙极了！”

“可不吗，她解开搭扣，披头散发的，整个儿效果都出来了。”





“有人说她准是吞服了什么东西，脸才变得那么铁青。”

“不，不，感情的冲动是预先考虑好的……只是必须先找到这种感觉。”

“真是不可思议。”

两位贵妇人站起来走了。暖融融的客厅又重新平静下来。壁炉上，风信子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花园里，一群扑向草坪的麻雀发出叽叽喳喳的吵叫声。德贝勒夫人把她对面那扇窗户的绣花罗纱窗帘拉上，然后在更加柔和的金黄色光线中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请您原谅，”她说，“客人接二连三地不停。”

接着，她从容不迫地和埃莱娜亲热地聊起天来。她似乎对埃莱娜的经历有所了解，很可能是从房客那里听来的。她说话很大胆，但极有分寸，好像还充满了友爱，她谈到了埃莱娜的丈夫，谈到了她丈夫凄惨地死在黎塞留大街瓦尔旅馆的情景。

“你们那会儿是刚到，是不是？你们以前还从来没有来过巴黎……长途旅行以后的第二天，人生地疏的，还不知道在哪里落脚，就遇上了这丧事，真是太可怕了。”

埃莱娜缓缓地点了点头。的确，她曾熬过了一段十分可怕的日子。他们刚到巴黎的第二天，正要一起出门的时候，她丈夫突然发病了。那时，她不认得路，连自己在哪个区也不清楚；整整一个星期，她都足不出户地守着奄奄一息的丈夫。窗外，整个巴黎都在低沉地嗥叫，她觉得自己孑然一人被遗弃在孤独的深渊里。当她双脚重新踏上人行道时，已成了寡妇。现在，只要一想起那间摆满药瓶、连箱子都未及打开的空荡荡的大房间，她还禁不住浑身打颤。